

象四愛憲



戀 愛 四 象

章 克 標 著

上 海
金 屋 書 店



序

我很慚愧，這一本小說集叫名是戀愛四象，而其實却是一本四不象的東西。我只把在手頭的已發表未發表的稿子，不管長短，不問好壞，湊集攏來，編成一本。所以這是沒有什麼計劃，也沒有什麼用意，既不曾收羅我作品的全部，也未曾經過嚴密的選擇，我只是隨意集了起來；成爲四不象也是無怪其然。

在這集中，我把開始動筆時的習作，採取幾篇。這並不是以爲那幾篇有什麼可以使人一讀的價值，只因在編集之中，覺得紙頁太薄，所以用來增加些篇幅罷了。自然在動機上，也夾雜了追懷往昔而生的

對於那時作品的一種特殊感情，像溺愛的父母的關心他們的子女。但事實上不過作為填充紙面之用，却是不能諱言的。其實，我的寫作，也許全只能做這項用途，對於中國的現文壇，我只一個‘補白’而已。因此把我的寫作，用來增加篇幅，聊以充數，怕是頂正當的辦法。所以我決不，也不必諱言填充紙面一事。

篇章的次序，用後來居上的原則。每篇末均附註着作成的時日。但這也不十分可靠，因為有的是我臆測了而隨意填上的，並非是的確的日期。起初習作，還在學生時代，一則少時間，二則缺勇氣，所以很少動筆；後來不知由什麼一種運命，我被做成了文壇的‘補白’，現在也還在做些是補白的文章。回想當初，對於文藝不過是一個愛好者，執筆為文，也不過是為自己銷愁，自己娛樂的心思，所以我開頭就不是以宣傳為生命的破落來搭利亞文人，現在也還不想借‘破落’來作為自己的光輝。雖則我也有些破落，窮苦我自窮苦，我却不敢以窮苦為自己的光榮，像我不敢以自己的罪惡為光榮一樣；在現下盛行以

犯罪造孽為光榮的時代，我特別聲明。

要在我的小說中，搜求什麼東西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都會失望；一切我的東西，都是空無所有，這我可以保證。我沒有天才的煥發，我沒有文章的整鍊，我沒有感情的狂熱，我沒有理知的透徹，其實我原來是用不到這些的。我的責任只是補白，若使有了以上的東西，恐怕反而受累，所以我很慶幸我的沒有天才等等。補白的所以成為補白，原在有之若無之間，我的這種空無所有，大概是天生補白的材料，我得安心立命。

但有時，我也會起奮勵的心思，好像我還不能自甘於不長進，這小說集出版，也是為這個緣故，我小說集的到了現在纔出版也是為這個緣故。開始寫作以來，已經七八年了，當然只寫了些不成東西的東西，不過友人們的勸我出一本小說集湊湊當時熱鬧的，已是好幾年來常常提起的問題，我總因為怕自己的不成東西，不敢輕於嘗試，所以一直沒有聽話。但是現在我却自動地出了，而且預備陸續再出，就因為我還不甘於自棄。想來七八年間，如在暗夜

行路，一個人獨自索摸，但不知走的路對不對，心中很是懷疑，因想發表了之後，總有人會來指摘，我就龍得些教益，所以姑且胆大妄為一下。

這樣說來，我的出書是在求人批評的意思了。也許是對的，但我並不加什麼選擇又是何故？照理求人的批評，應該得選自信可以給人看的東西。但我自以為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值得給人看的東西。一切都是一樣，我不過是在暗中索摸，集子是要出的，只能無選擇了，因為及沒有力量來自己衡評。有時我這樣想，有時我就會去想正反面的，而以為兩種都不會錯。我實是一個未能自立的人，我還是不會有定見的人，我是還在搜求找尋什麼的人。所以在我的作品中，可以自相矛盾，可以空無所有，根本因為自己本身還是四不象，所以這集子也只能四不象了。但請大家不要以為四不象始終只是四不象，惟其如此，我對於自己的將來毫不失望。

今年中華民國十八年的現文壇是怎麼樣，我也不想談到，因為除了充當牠的一頁‘補白’而外很少關係，我也不想借牠的光，也不要受牠的影響。我

出集子也不想到那文壇裏來占個‘補白’以上的地位，實在補白也因白太多了而有補不勝補之概，所以除了我的虛空顛倒以外，讓這集子到文壇裏做個補白也好。

集中篇章大都已發表的，記明如次：戀愛四象中的 I 和 IV。在第二次的獅吼半月刊，九呼，致某某在一般雜誌，文明結合的犧牲者在獅吼社的不定期刊屬蘇，秋心在新紀元，雙十節在小說月報，其他是未發表過的。已發表過的東西中，也有曾加修改的。

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。

章克標於校對畢後

九呼如學
PDG

目 次

序

戀愛四象

致某某

九 呼

秋 心

雙十節

結婚的當夜

文明結合的犧牲者

附

惡 戲

夜半的嘆聲

花 環

天 報 應

一頂帽子

錄

致某某
九 呼
秋 心
雙十節
結婚的當夜
文明結合的犧牲者

PDG

戀愛四象

第一

一封不知誰寫給誰的信

× ×

恕我唐突吧。我要寫信給你了。我再也忍耐不住了。我非得將胸中的鮮血一瀉不可，要瀉在你的面前；我非得將我眼中的熱淚一灑不可，要灑在你的心上。你，我的你，唯一能夠理解我的你，想你決不至於對我的信看也不看地拋棄，或隨手放入字紙籠中去的。因為我紙上的字，就是血和淚的結晶體，而且因血潮已經打動了你的心，淚浪已經振激了你的靈魂，

你對於這信當然一觸到手指上就會有特別的感覺發生，自然不會和別的信札同樣看待的。

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並不是已經和你面會過多少次，交談過若干回，已經曉得你的姓名，已經詳細你的生世，關於你一切都很明瞭，所以能夠這樣寫信給你的。實在我並未見過你一面，也不知道你的姓什麼，名誰何，那兒的人，幹什麼事的，怎樣的一種容貌，如何的一種人品；我關於你的一切是毫不知曉的。這一點先須明白，我是並不會認識你過，也不會碰見你過。在街上在什麼地方也許見過和你相像的人；不過你是怎樣的人，我始終沒有知道。但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推定你的存在，就是我確實知道世界上有你這一個人。這理由很簡單很明瞭而且很正確的。我以為天的賦給人以生命，不是偶然，也不是隨便的。我既然存在，你也當得非存在不可。因為我的存在於世間，經我的朋友同我自身的證明，是的確的事實；我既經存在，倘使沒有你，那麼天的賦給我生命是太沒有意思了。我確信天的公道，所以也確信你的存在。

固然，我不能知道你在什麼地方，你是什麼人。但是世界上有你這一個人，可以由已經有了我而推知的。這一點我也不必再三再四討究了，反正你的存在是無疑的。同樣，你或者也不知道我是誰，不過我們也不必是此性急，因為這不認識，不知道，在我們是不能算作什麼障阻的。你想，我們的相知相識是在於靈性上，所以這會否面識，是不成什麼問題的。我雖不知道你，已經可以確定你的存在，既然存在，那就大可滿足了。況且靈含有無限擴大性，沒有一處地方為牠所不能到達。我們心中的血潮，已由靈性之媒介而起共鳴了，在神靈的幽妙海中合流了。十分信賴這靈性吧。這來想你也有同感的。

自然，這一種境地是縹渺而且幽遠的，髣髴是睡夢中間所得到的預感一樣，同我們日常所接觸到的事物，有一種不同的情調，也無須諱忌。我們的實世間的生活，時常使人感得人生的無意味。苦痛，懊惱，煩悶，怒恨，怨忌等種種感情，時常做成天羅地網，把我們關閉在當中，做牠的俘虜，做牠的囚人。

好像人生一定要用不幸做些點綴，否，不幸便可以說是人生的究竟。人，自從在母胎裏已經註定了牠的苦處了，人的到世間來，完全是受苦而來的；或者是前生的一個果報，所以造物主命他來做一個人也說不定。總之人在凡百動物的當中，是頂不幸的一種存在，可以說是天定的。

不過我終究是凡人，知道人生卽是苦，便該甘心去吃苦了。但是不願意又不肯去盡人生的天職，相信精神的偉大而確定你的存在。那麼當得也可以安心了，但是事實仍不能夠，每日仍是被種種物欲及感情所支配，想叫罵 想高聲大呼，想奮臂揮拳的時候，不知有多多少少。平凡的事務仍舊有支配我心性的力量，些小的浪紋也能振動靜寂的全水面。既不能大徹大悟，又不能安心立命，心神的境地，恰如每日在狂風怒濤之中。雖則認定你的存在而對於目的地的到着，却抱有一種焦灼之狀，也是無須諱言的。

在理論上，我們固然可以信托天公而安坐以待快樂時間的到來，但是人的感情往往超脫理性而飛躍，無論可以安慰的理由如何充足，而不能安慰還是

事實。否則我何必寫這一封信呢！只要看我寫這信，就可以知道我心上如何不安了；否則，當是可以默然自怡，自得其樂的。

你想嚴冬已過，和煦的春天光臨了，一切都充滿了生動之氣。不過自然界的種種表現，只使得我益加感着孤寂罷了。春光固然是明媚的，春水固然是軟暖的，花也開得十分姣豔，鳥也唱得非凡清脆，但是除了增加我的寂寞之外，一點也沒有別的效果。心中倘使本來包含着愉快，原可以由外界的機會去引誘出來；若是心中本來只有空虛和孤獨，如何能使愉快發生呢？你要知道一個人的希望固然是重要，但是倘若只有希望呢？

你，一點的光明，不要再在我前途閃耀了。

你要知道我追奔得已經十分疲勞，

希望呀，讓我休息一回吧！

說雖這樣說，希望總十分有把握似的在前途閃耀，我只好氣喘喘地跟着奔跑。心中雖懷疑幾時可以趕到，總以為只要能耐苦進行，必有達到目的的一天。這信念是不會動搖的。信念的不動搖和感情上的

不安，不是絕對不兩立的事情。這一封信的寫，便是寫出信念的確實，與感情的不安，而且表示牠的可以並存。這信一寫，一定可以把心中鬱結吐露出來，或許因此心中可以覺得愉快些。我以為心中的煩悶一定因為有些什麼東西把心腔塞滿了之故，以致氣路不通，所以這吐露總是一個頂好的方法，更加這又是吐露在你的面前。你可以再仔細去檢討，你就可以把內容整理出一個結果來，你便十分可以理解我了。

但是我知道這些東西，一定是空無所有的物質，若使那是有真實存在的物質，便當不該覺得空虛孤獨了。啊，這些空無所有的存在呀！你真是有意思極了。既是存在又是空虛無有，真妙！我是很明白的，世界上的一切的有，都是從無中生來的，就是一切的存在，都是從不存在發生的。即如你我，也是如此。我們都是從無限遠的大空到此間，將來仍舊要歸返到無限遠的大空。真的空，方才是真的有，真的有，必然由空來的。你的所以存在，因為你是真的，唯其你是空的，我所以斷定你的真實存在。我在相信天道

的大公之上，還有這一點微小的不成其爲哲理的哲理上的根據。其實所謂什麼天道，也不過因其是真實的空，所以能成其公，所以能使我相信。推根求源起來，我的立腳點是在於空的一字。

根據於大空，我們是存在了，我們既存在以上，不得不謀所以生，所以展，以完成將來之復歸於空。假定不生與不展，則此種存在，將變成永存，而不能回返到空了。這是與萬有均歸於空的根本原理不合的。生是求展，展即所以歸還到空。所以生存以上，必要求展，就是使生活內容充實，就是我所以不能不求你，你也不能不求我。這是理論上的必然，也是感情上的當爲，理論是空的確認，感情是空的發動。我的寫這，信也可以看做是根據理論的確認及感情的發動就是合於空的本道的。雖則信是一種文字的表現以上，至少要留着些墨水痕蹟，不能不算是有，但是這有的根元，還是在於空的。要注意，原來一切都是空的呀！

我寫了這許很不得要領的話，不知你可能領會麼？總之我表明你的空虛的存在，而我是在搜求你等

待你的。我也時常做夢，在夢裏我是很見過你幾回的，因此我的信念更加確固了。夢裏自然看不清楚，也是不能談話，但是有你的一件，却因此更加顯得確實了。不過我還可以抽象地說你就是美的化身，你又是善的表現，這是在空的性質之外的二大特性，也是我所確信的。至於我對於你的如何戀慕，如何切望是不必多說的，因為這是天理的先定，並不能由我自主的，即使我要拋開你不想你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因為我內觀自己心中對於你的如此熱烈，所以才能悟到從上面講下來的一片大道理，我才能解決這人生的根源。這樣你在我又是思想的啓發者了，你不但是我思慕的對象，你並且還是我追求的目的，思想的歸結。

讓我讚美你吧，我用什麼話可以恰如分寸地讚美你呢？把人類語彙中所有一切讚美的話湊集起來，還不能表示我對於你傾慕的萬分之一的，再有什麼話可以表示我的讚你呢？因為你是空虛的存在，而空虛是無限的，對於無限這些有限的人類的語言，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表出呢？所以我只能用我的無限的

精神，對你表示這一種思慕和敬虔，精神的無限恰可以補充空虛的無限。什麼都是由於這偉大的精神，精神的根元也是空虛，所以我對於空虛的存在的你，最覺得是確實了，是和精神一般確實的。這樣我已經對你表示了我心中的一切，我想你必然能了解我的意思和夢想了，那都是頂確實的東西。我想不久，我們的存在，要進一步而到發展了。我等着那一天的降臨來。

× ×

(15 II)

第 二

某少女的心懷

想要寫一封信給××先生，不是多少次數了。實際提筆寫也不止一二次的，不過寫好了還是始終不敢交出寄出罷了。深鎖着的箱子底裏，那些封好的